

續
世
說
二





說世續
(二)

孔平仲撰

續世說卷第五

賞譽

寵禮

任誕

容止

賞譽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淳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曰：「汝所聞崔浩，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宋武帝引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謝超宗詣齊高帝。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梁天鑒中。張率爲待詔賦奏之。帝乃手敕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羨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之禮。邃子也。

陳宣帝時。張譏爲武陵王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爾。後主常幸鍾山。召從臣坐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卽張譏後事。

魏陸曄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

魏傅永字脩期。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於叔父洪坤。洪坤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孝文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爾。

隋李德林初仕齊。周武帝平齊。以爲內史。謂羣臣曰：我當日唯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德。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之言。

隋李穆以太師乞致仕。文帝詔曰：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體。公年旣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獨朝集，如有大事，就第詢訪。

北齊任城王潛稱李德林云：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吏部郎中陸卬云：

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澗之流爾。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韞，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韞，一手翻漢書。尚書令越國公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旣及，問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唐李靖平蕭銑，禽輔公祏。太宗曰：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靖年老，太宗賜靈壽杖以助足疾。

張行成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行冲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又試以綴文，操牘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

鄒純子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旣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鄒之間矣。

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

封敖爲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宮錦。封李德裕爲衛國公，守太

尉制云遇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鎮盜兵壘關畫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赦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謂赦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豈易得耶座中解其玉帶以遺赦深禮重之

文宗擢魏徵五代孫基爲起居舍人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忠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卽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加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制師服喪畢而去高宗嘗問三陣半千越次而對以師若時雨爲天陣足食爲地陣得人和爲人陣高宗嗟賞之垂拱中爲宣慰吐蕃使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制也卽日使入閣供奉

白居易以詩謁顧况况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見首篇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曰道得箇語居卽易矣爲之稱譽聲名大振

裴迪昭宗時爲梁祖賓席轉檢校司徒賜號迎鑾協贊功臣一日賓佐集謁梁祖目迪曰協贊之名惟司徒獨有之它人濫處也其知重如此

李珽爲梁祖掌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珽曰此真記室也

宋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輒湊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常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顥，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頤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梁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吉凶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梁孔休源爲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

梁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

後周寇雋，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雋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不覺屢爲之前膝，及雋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隋高煩，西魏賜姓獨孤氏。隋文帝以爲左僕射，任寄隆重，朝臣莫比。呼爲獨孤而不名也。煩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謂曰：「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可間也。」將軍盧貢等前後短煩於帝，皆被疏絕。因謂煩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隋李景、楊元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煬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

隋樊子蓋屢破楊元感。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謂子蓋曰：「元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爾。」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

隋李德林上霸朝集。高祖省讀訖，明日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德林每贊平陳之計。伐陳之後，高祖以馬鞭兩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裴寂於唐有佐命之功。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引於臥內，呼爲裴盈而不名也。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勳，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高祖嘗宴寂於含章殿，極歡。寂頓首乞骸骨。高祖泣下曰：「今猶未也要相與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

高祖以姜暮爲秦州刺史云：「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

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或有密表言其權寵過盛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子也。』疏間親新聞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鳳賜無忌，命圖無忌形像。太宗自作畫贊賜之。杜如晦沒後，太宗食瓜而美，遂輒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前，又嘗賜房元齡黃銀帶。顧元齡曰：「昔如晦與卿。」

同心輔政。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泫然流涕。又云。鬼神畏黃銀。命取黃金帶。遣元齡親送於靈所。李勣遇暴疾。驗方云。惟鬚灰可療。太宗乃自剪鬚爲之。和藥勣頓首見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不煩深謝。張公謹卒。太宗出次發哀。有司以辰日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太宗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高宗飛白書。以賜近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咨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視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歿。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蘇頌葬日。元宗游咸宜宮。將出獵。聞廬喪出。愴然曰。蘇頌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中路還宮。裴行儉兵不血刃。平定西服。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高宗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

元宗以蘇頌爲中書侍郎。入謝日。元宗謂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卽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卒無言者。朕與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沒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爲紫薇侍郎。與頌對掌文誥。他日上曰。前朝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日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要留宮中披覽。其禮遇如此。

魏元忠爲中書令。請歸鄉。拜掃。中宗賜錦袍一領。銀千兩。手敕曰。衣錦畫游。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

辰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恩遇如此。

元惠至都里自謂其無所賦施。

元宗寵任張說說爲中書令上親爲詔賜中上考及薨上自製神道碑文御筆書賜謚曰文簡
楊綰有疾代宗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簾革舊敝惟綰是恃恩遇甚厚旣薨謂左右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下詔賜謚曰文簡

德宗○原作太宗以宸宸台輔二銘賜馬燧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

據舊唐書改

順宗以女樂二人賜張茂昭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犧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覩昔汾陽咸寧南平北平嘗受此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亦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功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深加禮異允其所讓

裴垍爲相憲宗在禁中常以官呼垍而不名也又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

憲宗以李絳直諫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謝日面賜金紫帝親擇良笏賜之武后信重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游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轡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病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後唐明宗從武皇與葛從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四中流矢血流被服武皇解衣授藥

手賜卮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爲從周所笑。

李存審事後唐武皇性謹厚寵遇日隆。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藥日夕臨問。

石晉高祖委任馮道常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爲比。

五代周太祖以高行周著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

錢鏗以尙父薨唐明宗制曰：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冊。贈典既無其官職易名宜示其優崇。賜諡武肅。

周世宗以英武自任有包舉天下之志而計事者多不諭其意。惟王朴神氣勁峻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愴世宗之意急於登上次爲樞密使卒時年四十五。世宗於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閩主王昶以師傅之禮待葉翹翹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

周太祖時李穀以病臂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見于金祥殿面陳款愬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其後又九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任誕

宋謝靈運以文帝不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出郭游行、或一日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旣無表聞、又不請急、被奏免官、遂爲山澤之游、生業甚厚、奴僮旣衆、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臨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驚駭、謂爲山賊、知是靈運乃安。

顏延年疏誕、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年曰：「凌得臣筆、測得臣文、龜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尙之嘲云？」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拘檢、好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意須此？」及穆之貴、爲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忽、爲齊高帝黃門郎、在省常醉、上召見論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何司馬、爲是司驥、既是驥府、政應司驥。」

齊尚書左丞謝幾卿、性通脫、不拘朝憲、嘗預樂游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墟、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騎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如。

謝諺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袁粲爲中書令，領丹陽，不以事務經心。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卒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進。粲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竟不與相見。」

梁蕭恭尤好賓客，酣宴終日。時元帝勤心著述，未嘗妄進卮酒。恭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

陶淵明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之。逢江州刺史王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樂，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貴賤造之，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可去。」其真率如此。

北齊王晞，爲并州司馬。人謂之方外司馬。昭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北齊韓晉明好酒縱誕，每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其儉，朝廷欲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

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番故紙乎。

東魏侍中王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干懷唯以飲酒自娛丞相高歡欲用爲僕射元忠子勸父節酒元忠曰我言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北齊崔瞻在御史臺常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凜處之自若有一人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匙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匙筯恣意飲啖瞻曰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自請鵝炙亦豈異是君定是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唐傅奕駁佛教平生遇患未嘗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嘗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醉酒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盧承慶

○原誤作盧承
慶据舊唐書改

臨終戒子斂以常服不用牲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卽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

甃漆而已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

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柳渾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情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宴醉而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相謂曰吾輩視柳宜城悉爲拘俗之人也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有又出，然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答以它事而已。

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原誤調翫。據舊唐書改。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

李白侍詔翰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中。元宗有感，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肆中矣。召入，以水洒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首。帝頗嘉之。嘗沈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飲。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歡。嘗月夜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也。」

杜甫與嚴武世舊，武鎮蜀，辟甫爲參謀。待遇甚隆。甫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就江，縱酒笑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云：「莫倚善爲鸚鵡賦，何須不著鸕鷀冠。」其傲誕如此。

後唐馬郁，事武皇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祕書監。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珍菓陳列於前。

客無敢食者。當郁前，先食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轉中出一鐵鉗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勿敗吾案。」其俊率如此。

容止

魏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嘗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鑒爲江左第一。嘗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時頓有兩玉人。」

謝覽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彧字景文，風姿爲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此人。」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景和中，山陰公主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不爲移志。公主謂之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山陰都尉何戢，亦美容儀，動止與彥回相慕。時人號爲小諸公。梁何敬容公廷就列，容止出入。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劉悛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翫咨嗟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齊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高帝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北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邈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謹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默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歎爲洪鐘胸中貯千卷書那得不畏服

北齊李諧字虔和短小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睿而徐言遂爲風流之冠時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北齊崔瞻崔子約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觀之以爲二天人也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爲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隋韋叡容貌瓊偉每蕃人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伐陳之役楊素率水軍東下舳艤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

馮定爲太常少卿因樂成閱於庭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曰此馮定也文